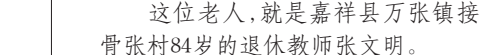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showing a small, single-story house with a chimney on the left and a large, multi-story hospital building with a cross on its roof on the right. The house has a dark roof and a small front porch. The hospital building is taller, with many windows and a central entrance.



这儿没人打理，教室变得有些破败，满是蜘蛛网和灰尘的黑板上，漆画的拼音字母依然清晰可见，乒乓球台上还有磨损的球拍。“当年这个台子既当课桌，又能教孩子打球，作用可大呢。”张文明说，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没处去，自己会打乒乓球，索性就让孩子给自己买了一套乒乓球器材寄过来。安装乒乓球台时，孩子们聚在一起痴迷期盼的表情，至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张谢当年就得了学校的乒乓球比赛一等奖，我很骄傲。”老人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在这里学习的孩

张庆伟上任后,硬化路面、争取美丽乡村连片治理、流转土地、修文化广场……一件件惠民实事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也获得了张文明的称赞。“有些涉及人情关系的事,老爷爷一出面,对方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张庆伟说,

“在2013年县里的农村汇演中，我们的花鼓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现在，附近的县市都邀请花鼓队过去演出。”张庆伟说，能有这样的成绩，张文明立了头功。

拿起锄头躬耕田垄，抓起笔来写字著文。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小河口村村民董家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一位民间文化坚定的研究者、守护者、追随者。

近日，在他酷热的斗室里，记者见到了这位黑脸膛，瘦高个儿的老人。应记者之邀，他一气呵成为本报题写了“党的喉舌”四个隽劲的大字。

[illegible]

在砖窑场当过窗户，在塑料厂出过力，青年时代的吴兴梅内心充满了苦闷和郁闷。他的命运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转折。1984年，他所在的塑料厂倒闭，吴兴梅设备买回家，拉起一伙人开始单干。伙腰包鼓了，可也自由散漫惯了。在单干活是半截木头半截铁，可厂里全是伙计。机器不认人，弄不好会伤人甚至要命。吴兴梅说，厂里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可有人偏要去“碰”这“高压线”。是谁？吴兴梅的亲弟弟，厂里的人。那天，老吴的弟弟醉醺醺地走上来说，喝酒也是办公事，不能因这处罚大伙都眼睁睁着吴兴梅，看他能咋办。班不喝酒，喝酒不上班。这规矩

为了不让民俗故事随着那些会讲故事的老人的逝去而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董家同

“在座的有宋家庄的吗？大家知道村里‘放牛泉’这个地名的来历吗？这里面其实有

是农民，更有学者风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在董家同身上交织相融，浑然天成。贴于董家同卧室门口的一副对联，是他当前生活状态的最直白的写照——“白天忙农事，晚上喜读书”——在民间文化传承的路上，董家同说他余热不息，则笔耕不辍。

鱼台县地势低洼,处于南四湖水系下游,受上游4省12县客水影响,防汛形势严峻。“今年雨量比往年偏多,我们通过大兴水利建设、整治河道,特别是修了很多排灌站,对防汛起了很大作用,全县总共有197座排灌站。”鱼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建华介绍。

□张东升 张环泽 报道

枣庄市公安局峰城公安分局实施巡警、交警、特警等多警种联勤警务运作新模式，将服务延伸到街头路面，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了。

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也都找他去调解，而他一出门就有八九个“摆平”。有一天，村里的吴贵兴老汉找到吴兴梅，“控告”儿子四宝不给粮食不给钱，按说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他这个厂长掺合啥？可老吴说，四宝是厂里的职工，作为厂长有责任教育他。正巧，那天四宝在公司水泥地上晒粮食，吴兴梅招呼几个小伙子去泥堆，不多不少，1000斤。之后吴兴梅把四宝叫到办公室黑着脸对他一通批评

“这些都不算事儿。为村里修路、打井、安路灯、通自来水、建居民小区，吴总几乎倾尽所有。”如今，花园般的吴家幸福家园小区已建成启用，小区里建有健身广

工程竣工那天，吴家村的村民无论是本村的还是工作生活在外的都赶来庆祝这一盛事。吴兴梅说，修村志续家谱，吴家村从此有了根有了魂。有根有魂才是永远的一家人。